

群 众 演 唱 剧 本

独幕话剧

人 青 年

馬 千 里 編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人物：赵师付——23岁，車工。

杜才——19岁，念过两年高中。进厂不久，跟赵师付学徒。

刘锁柱——20岁，农民。与杜才同时进厂参加工作，跟赵师付学徒。

王大虎——22岁，转业军人。赵师付的徒弟。

李英——20岁，原先是女車工，后来提拔成技术员。
赵师付的对象。

时间：1959年5月，一个星期日上午。

地点：工人宿舍内。

布景：这是一间工人宿舍。有两个床铺，其中一个双层床。室内有学习用的小桌，还有书架。正中一扇大玻璃窗戶，左侧是門。由于光线充足，室内倒也显得干净。不过靠窗戶的那个床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书呀，笔呀，甚至还有木头板子，这是赵师付的床，成了台上最刺目的地方。双层床上层是杜才，下层是刘锁柱。

幕启：赵师付伏在桌子上写什么，看来是个动脑筋的事儿，他一会抓抓头，一会又把写好的紙撕掉。

赵师付（自言自语地）唉！車床底座，車床底座，现在人人都在动脑筋找窍门，为国家創造财富，（用拳猛一击桌子）怎么，我这脑子就象一盆浆糊！就没有……

沒有……(忽然拿起圖紙)咳？沒有座兒行不行？

杜 才 (被按醒，猛地坐起來，差點從床上翻下來) 什麼，什麼？沒座兒啦？我買站票行嗎？

趙師付 你說的是什麼呀？杜才。

杜 才 (從床上跳下) 您猜怎麼着，趙師付，這個歌劇看不上，我心里永遠不能平靜。趙師付，您聽那位男演員的朗誦：

“阿麗娜，我的愛人，

我愛你就象愛我的腳一樣——

呵，……我的阿麗娜？”

趙師付 這是什麼呀？

杜 才 我剛才做的夢呵。

趙師付 就會開玩笑。

杜 才 趙師付，真的，今兒不是禮拜嗎？咱們聽音樂會去吧。

趙師付 今天我可沒工夫。

杜 才 可惜呀！今天有用小號演奏的“意大利花園”

(作吹小號狀) | 5 3 • 4 5 7 • 6 | 5 • 42—— | 2——

趙師付 行啦！到操場運動去，你不是保證每天運動一刻鐘嗎？

杜 才 對啦！我最愛好運動，在學校時我是個拳擊家，不過那玩藝兒是個劇烈運動。有一回，我的鼻子差點叫人家打歪了，從那時起，我壓根不敢練了。

不过，有时做梦还是兜两拳。

赵师付 是呵，做梦打把式，黑更半夜尽从床上扔下来，把地板震的咕咚咕咚的，就象掉下来一袋白面。杜才，你尽吵别人睡觉。

杜才是穿着运动衣的，这时他做起原地跑步来了，嘴里喊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赵师付正思索着别的事情，对他的动作不感兴趣。

杜才 真的，赵师付，咱们今天看球赛去吧。今天有北京队，六号王利发也上场！

赵师付 杜才！外边练好不好，在屋里瞎折腾什么！

杜才 好！我上外头折腾去。真的，赵师付，最近我见您常画呀画的，到底搞些什么？忘了睡觉，忘了吃饭。

赵师付 我想设计出一个东西来，能节约钢铁就行。

杜才 好！不过是复杂的呢，还是简单的呢？

赵师付 当然越简单越好，解决问题就行啦！

杜才 不，我们应当搞出世界尖端的东西来，要复杂到最复杂的程度！赵师付，您瞧着，等我掌握了技术，非设计一个能上天的火车头不可！

赵师付（笑）杜才，你真有意思，我说过你好几回了，先把技术学好，别成天老喊设计呀设计呀。你应该先关心当前国家需要什么，杜才，你要加强政治学习，你的脑袋应该武装！

杜才 好，回头我去武装一家伙。（向观众）设计我还是要设计。呵，当火车头上天的时候……

赵师付 昨天主任說，叫咱們拣废鉄，你拣了多少？

杜 才 哎呀！把我的腿都跑細了，只拣了这么几个釘子。

赵师付 我也奇怪，你干活卖力气，为什么拣废鉄就不卖力气，这是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呵！

杜 才 得啦，我没重視它就結啦！

赵师付 以后要重視，利用废鉄，就可以节省原料，避免浪费。哎，杜才，你想过没有？

杜 才 現在我算知道啦！

赵师付 (沉思片刻)不是，我是說，鋼鉄生产得越多，我們越要爱惜，鋼鉄很重要，要制造大机器，盖大厂房，支援基本建設。我們能不能想办法少用鋼鉄，或者有些机器的另件不用鋼鉄呢！

杜 才 行呵！行呵！

赵师付 (高兴地)那你說，有什么好办法。

杜 才 最好的办法是少做几台机床。

赵师付 說着說着你又沒正經的！

杜 才 好，我先去运动运动去。(唱着：“綠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揚着欢乐的歌声……”下。)

赵师付又轉了两圈。走到窗前，对外喊。

赵师付 刘鎖柱，你在搞什么？

刘鎖柱跑上。手中拿着一把鋒刀。

刘鎖柱 赵师付，我买了把鋒刀，我要把它磨得快快
——的！乡下快要割麦子了，下午小鎖子回农村，叫他

帶回給我媽，我媽一定高興。（做割麥子狀）這家伙要用起來，嚟！嚟！這是把好鐮刀！趙師付，不信您試試。

趙師付 （試了試）好快！

劉鎮柱 我還要磨一磨哩！哎，趙師付，您這個試驗能行嗎？

趙師付 還沒有想出好辦法，你有什么辦法沒有？

劉鎮柱 您昨天晚上跟我說了以後，我想了一整夜，也沒想出個辦法。不怪人家小杜罵我笨，屬吃窩窩頭的，我就是笨！師付，您多費一點腦筋，想出個辦法來，能節約原材料就行，把節約下來的鋼鐵，給我們公社多做一些鐮刀，拖拉機，鋼駝機，抽水機，聯合收割機，讓咱們公社快一點兒機械化！

趙師付 對，一定要想辦法！

劉鎮柱 趙師付，我再去磨磨刀，回頭就去揀廢鐵。（下。）

趙師付 我倒要看看，咱們這個車床底座除了用鋼鐵之外，用別的材料行不行！對！找李英研究去！（欲下。）

門外有人喊了一聲“報告！”

趙師付 進來！

王大虎上，夾着半口破鍋走到趙師付面前，一個立正。

王大虎 王大虎報告！

趙師付 （笑了笑）大虎，你可真有意思，來到廠子好幾個月了，還是象個軍人，找我喊什麼報告？

王大虎 在部隊上習慣了。

赵师付 哎！你这是什么？

王大虎 报告！这是破钢，我在垃圾堆里挖了三个钟头，才挖出来。这不是可以化铁吗？

赵师付 可以呀。

王大虎 赵师付，我还拣了几个小螺丝钉，（从口袋内掏出来）虽然锈了，要是用柴油洗一洗，布片擦一擦，就会变成很好的螺丝钉，用在机器上不是也可以节约一点点钢铁么？

赵师付 好！王大虎，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点螺丝钉也拣起来呢？

王大虎 这是国家的财产，难道叫它在地上睡觉？今天一早我就爬起来，我四处侦察，搜索，不管是垃圾堆，还是石块底下，我都翻了一遍。师付，你不是说过吗，一个大机器要少一个螺丝钉，也会出毛病。

赵师付 （拍他肩膀）你做得对！

王大虎 报告！我还有个问题。

赵师付 怎么老喊报告？别喊了成不成？

王大虎 在部队上习惯了。嘿，赵师付，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您说说，为什么有三十五号钢和四十五号钢的区别？

赵师付 （琢磨半天）哎呀！这是个理论问题，我可玩不转，不过我可以去请教请教别人。

王大虎 师付，我们从部队来，很多问题弄不明白，来

了好几个月了，連搖把都不敢动。想当初刚参军的时候，两个月不到，我50式冲锋枪就練的呱呱叫！咳，我常想什么时候才能掌握技术，什么时候才能給国家創造点財富呢！

赵师付 王大虎，你着什么急呀！你拣到了一块废鉄、一个螺絲釘，就是給国家創造了一点財富。我当初刚进工厂时不是跟你一样不懂技术，慢慢来呗！現在最主要的还是先从小处做起，从拣一个螺絲釘做起，你明白不？

王大虎 (立正)明白了！

赵师付 哈，你可真有意思。王大虎，你等一会，我去找别人問問，三十五号鋼和四十五号鋼的區別。你先喝口水，或是看看書。

王大虎 报告！我不渴。赵师付，您那个車床底座成功了沒有？

赵师付 沒有，我正急着要去找李技术員，你在这歇会儿吧，我就来。(下。)

王大虎 (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把破鍋放下，在屋里尋找有什么废鉄沒有，忽然发现双层床前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拿起一看)呵，螺絲釘！怎么扔在宿舍里了？(放入口袋)下午交到拣鉄队队部！哼，有意思，我王大虎又給国家創造了点財富。半个破鍋是三斤二两，这是七个釘子，大約有一两吧，那么这就三斤三两了。

杜才上。手中拿着鑷刀。

杜 才 哈哈，只要留心找，遍地是財宝。王大虎，你
来啦，怎么样？找了多少废铁？

王大虎 不多，才三斤三两。

杜 才 我刚才稍微一轉，就炼了一斤多。

王大虎 哟！一把鑪刀！还挺新的！

杜 才 馬上繳到队部去！

王大虎 我有个問題，三十五号鋼和四十五号鋼的区
別，你告訴我再走。

杜 才 这得先講化学成分。

王大虎 天哪！又是什么化学成分！杜才！你別来这一
套行不行？你这小子，找挨揍呢！

杜 才 笑話！不是化学成分是什么成分？哼！有意
思。

王大虎 (长叹一声)唉！学技术真难哪！哎，刘鎖柱上
哪了？

杜 才 他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如果你沒事的話，可
以先回去睡覺……

王大虎 我真想揍你，刚起来我又睡，我成睡覺迷啦！

杜 才 (神秘地)我先去交废鉄，回来要設計。

王大虎 設計？是不是車床底座？

杜 才 哼，比那个要复杂得多！

王大虎 什么东西？

杜 才 能上天的火車头！

王大虎 呵！

赵师付上，手中拿着纸条。

赵师付 王大虎！

王大虎 (立正)有！

赵师付 来，给你，三十五号钢和四十五号钢的区别，
都写在这上面了。

王大虎 (高兴地)报告！我可以走了吗？

赵师付 (笑)下回别喊报告了。

王大虎 (笑了笑)是！

赵师付 哎，对了，今天青年炼铁队中午又要行动，队长叫我通知你们。这次要特别注意星星点点，哪怕是一根钉子。

王大虎 (望着手中的纸条)赵师付，以后我要象您一样，想办法研究一样东西，给国家节约更多的钢铁。

赵师付 对，大家都想想办法。

杜才 赵师付，下午我想去看球。

王大虎 怪事，炼废铁重要还是看球重要。

杜才 (比划着)你们要知道，这个六号上场他可不简单，最绝的是远距离投篮。……

王大虎 你不是还要做上天的火车头么？

杜才 (望望赵师付，笑了)不忙，不忙！

王大虎 (对杜才)你设计用的书，先借给我看看。

杜才 (楞了一会)王大虎，我早就说过，别不要命的死鑽，那会变成书呆子。

赵师付 (夹着笔记本)小杜，下次看球我请你。我去找李

英研究車床底座，一會就回來。(F。)

杜才 呀！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一張票。

王大虎 別去啦！

杜才 (咬咬牙，斗争半天)好！服從整體利益！(把票放在皮夾內)留個紀念也好。

王大虎 趙師付什麼時候能把車床底座研究出來就好了，那能節約很多鋼鐵呀！

杜才 這事啊，不容易，我覺得咱們這位師付太年輕了，能不能成功還是個問題。你說呢？

王大虎 我說，能成功！

杜才 (聳肩)難說。好，你先待着，我把這塊鐵交上去。

王大虎 順便把我這點東西也帶着，一個破鍋，七個螺絲釘。

杜才 哎呀，一塊去吧。

王大虎 不行，我要等一會趙師付，等着听好消息。真的，車床底座一定會研究出來。可惜我什麼也不懂，不能幫助趙師付。

杜才 好，你等着吧。(F。)

王大虎躺在床上看著，劉鎖柱怒冲冲地上。

劉鎖柱 這太不象話了，這太不象話了。(在四下里尋找，又翻床下)這……太不象話了！

王大虎 劉鎖柱，你要干什么？

劉鎖柱 (坐在床上生悶氣)見鬼，丟哪儿去了！我的天

哪！这可真要命！

王大虎 丢了什么啦，别着急！

刘锁柱 敢情你不着急，我花了一块多钱买的！不行，我得找去！（急跑出。）

王大虎 （喊）刘锁柱！哼，走了。（忽然从门缝里发现了什么，从地上拣起来）嘿！又一个钉子，我王大虎又拣了一个钉子，（自言自语）三斤三两，再加这个……小杜才上。

杜才 刘锁柱怎么了？刚才我碰见他，他没理我。

王大虎 他正着急呢！……

杜才 他老着急，学不会技术也急的乱嚷。哎，王大虎，我给你报了三斤三两。

王大虎 好。赵师傅怎么还不来呢？

杜才 找他的对象去了。

王大虎 噢，就是那个原先是车工现在是技术员的李英吗？我见过。……小杜，你倒是说，师傅那个创造，有门儿吗？

杜才 他想把车床底座一下子改成洋灰座儿，这在力学上讲，显然是个大错误。

王大虎 你不是化学就是力学，还有什么……

刘锁柱上。

刘锁柱 这……这真气死我了，上了趟厕所，回来就没影儿了，怪事！下午还等着叫人帮回去哩！我……我……

王大虎 別急呀，刘鎖柱。

刘鎖柱 我真想不干了！回公社种地去！

杜 才 怎么回事？

王大虎 刘鎖柱，你丢了什么了？

刘鎖柱 我給我媽买了把鐮刀，哼！你猜怎么着，不知
哪位大爷拣走了，这一定当成了废銅烂鉄。你們
說，这象話嗎？我一块多錢白扔啦？

王大虎 你的鐮刀放在哪儿了？

刘鎖柱 我在門口磨刀石上磨，后来去上廁所，我怕丟
了，用磚头蓋上。本来么，上廁所用不了半分鐘，
我还帶着它干什么！哼，回来就沒影儿了。

王大虎 杜才，你不是拣了把鐮刀么？

杜 才 我，我当废鉄繳上去了。

刘鎖柱 呵？你！……

杜 才 急什么，回头我去找回来。

刘鎖柱 你快一点！你快一点！

杜 才 你真爱急，忙什么？

王大虎 我給你們提个意見，我在这地上拣了几个釘
子，釘子不要隨地乱扔，东西虽小，也是国家的財
产。杜才，你床旁扔着一个螺絲釘，我拣起来交
了。

杜 才 你要不說我还忘了，你繳就你繳，几个釘子
喂！

王大虎 赵师付不回来，我回去把这个銅的区别抄在日

記本上。

刘鎖柱 慢点！我看看，什么区别？

杜 才 噢！你忙什么呢？

刘鎖柱 敢情你没問題。給我！

王大虎將紙条給刘鎖柱，刘鎖柱聚精会神地看着。

赵师付急上，拿了一把鑷刀，进門把日記本擲在床上。

赵师付 杜才！你怎么把鎖柱的鑷刀也当成废铁送去了！

杜 才 我不知道是誰扔在外面的。

赵师付 刚才我到拣铁队去，看見了把它拿回来，給你，鎖柱。

王大虎 赵师付，車床底座……

赵师付 不搞了！吹！吹！

王大虎 怎么？赵师付，您說……

刘鎖柱 赵师付，車床底座怎样了？

赵师付 (气憤地) 不搞就不搞！

杜 才 是不是力学上的差錯？

王大虎 什么？車床底座不搞了？(焦急地)为什么？赵师付，为什么？(难过地)赵师付，您……您不能放下，我帮助您，卖力气的事儿我能干！

刘鎖柱 我也能干！車床底座要搞好了，那得节约多少铁呀！

王大虎 赵师付，你不搞可不行。当初紅軍过雪山草地，那困难大不大，但是过来了！难道我們……赵

师付，您千万别扔下！这得给国家节约多少钢铁呀！

赵师付（拍了几下头）孙师付说不行，王技师说要慎重考虑，李英又找不到。唉！真是！

王大虎 赵师付，您一定要搞下去！

赵师付（考虑一会，从徒弟的身上受到鼓励）好！我再研究！等会我去找李英！王大虎，你应该批评我太经不住考验。

王大虎 这么说您还要搞下去？

赵师付（坚定地）搞！

王大虎 我用多拣废铁的行动支援你！赵师付！

刘锁柱 我也支援你！

杜才 您需要参考书的话，我有。

赵师付 好，我一定搞！

赵师付走到书桌前，重新拿起图纸。

王大虎 赵师付，我回去一趟。

赵师付 好！呆会来呵。

王大虎向左转，齐步走下。

赵师付 你们说说，铁到底能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比方木头，或是洋灰。

杜才 赵师付，行是行，得看它的化学成分！

刘锁柱 我说行！难道关老爷庙里的大刀，非得用铁做，用木头就不行啦！

杜才 你不懂！

赵师付 我还得找李英去，怎么就找不到她呢？（急下。）

杜 才 （拿起桌上划的图）赵师付是坚决想搞个省钢铁的东西，不容易！

刘锁柱 给我看看。嘿！这好象锅台，就跟我们公社里的一样，这种锅台贴饼子可香啦，一锅能出几十个……

杜 才 你怎么尽说梦话？

刘锁柱 真的！不信你上我们公社去看看。

杜 才 笑话！

窗外女声喊：“小赵，小赵！”李英上。

李 英 （误认背向自己的杜才是赵师付）小赵，你不守信！

杜 才 什么？

李 英 错了。哎？小赵上哪去了？

杜 才 这屋没有小赵。

刘锁柱 你是说赵师付？他去找你去了！

李 英 呵！（见赵师付的被子没有迭好，把图纸放在桌上，去迭被）他上哪儿了？

刘锁柱 他上哪儿啦？杜才。

李 英 真是个怪人！我找他去。（下。）

刘锁柱 他们俩从来也不吵嘴，真是一对。我跟金凤也从来没吵过，想当初我们一块给地主放牛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节省的干饽饽，分点给我吃。我呢？

也是常照顧她。有一回，她病了，可吓坏我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她好了我就笑了。我們从小一块长大，誰也沒跟誰紅过脸。現在都大了，我才忽然感觉到我离不开她，真的，杜才，我真离不开她。我进城的时候，还是狠心来的，她送我到村口，說：“鎖柱哥！咱們竞赛吧，看誰先学会技术！”唉！她現在都会开拖拉机了。我呢？笨蛋一个！

杜才（拿起桌上的紙卷）呵，他們俩搞的是同样的东西。有問題，这里边在力学計算上发生了錯誤！

刘鎖柱 让我看看。哟！也象个大鍋台！

門口王大虎的声音：“报告！”

杜才 爱进来不进来吧，整天的报告，报告！

王大虎（举起一件东西）刘鎖柱邮包一个。

刘鎖柱（搶过一看，高兴地跳起来）哈哈，金凤給我寄鞋来啦！哈哈，金凤給我寄鞋来啦！（跳起舞来）迷刀刀刀发米来，来刀提刀来嫂嫂……

杜才 快把它打开！（搶过来就撕，邮包破了，一双新鞋落在地上）讓我試試。

刘鎖柱 呀！那是新鞋，同志，別弄脏了。

王大虎 不坏，我看看结实不？

三人都要先搶到鞋，乱成一团。这时赵师付上，他皺着眉搖着头，仍然把日記本等东西扔在桌上。喊着：“叫我到哪去找她！”忽然，他象发现了什么秘密，惊喜